

洪



HONG
LIU 下
册

流

〔波兰〕显克微支著

梅汝恺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〔波兰〕显克微支著

梅 汝 恺译

洪流

HONGLIU

· 下 册 ·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1983年·长沙

Henryk Sienkiewicz
POTOP
译本根据
Jeremiah Curtin
THE DELUGE
Little, Brown & Co.
Boston 1898

洪流(下册)
〔波兰〕显克微支 著
梅汝恺 译
责任编辑：龚绍忍

•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•
1983年3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2次印刷
字数：450,000 印张：20 印数：26,501—50,000
统一书号：10109·1520 定价：1.60元

第六十一章

鞑靼骁骑，特别是那些多布罗加兵，尽管能征惯战，熟谙在沙场上兵对兵，刀对刀，但实际他们最乐味的武业，恰在于杀戮手无寸铁的百姓，虏劫妇女，抓庄户人做战俘，而超乎一切的，则是扒抢财物。因此，这路鞑靼骑队，一旦落在克密达的铁腕之下，他们全给憋得苦透了。这些烈性的猛士，都给他整弄得像服贴的绵羊似的，把杀人的刀子搁在鞘里，用于放火的刀石、火绒搁在鞍囊里，这样，他们开始烦言啧啧了。

在骑队开抵托尔诺格罗德附近时，有几名鞑靼兵就故意掉了队，他们想在赫姆叶里夫斯克放纵一会，象那“红鸟儿”似的自在逍遥一番，找娘儿们乐要乐要。克密达呢，此时正猛奔疾驰于托玛肖夫，可一回头，他头眼见到的就是鞑靼兵放的冲天烈火。克密达快刀斩乱麻，立即命令绞决犯罪者。他对阿克巴赫·乌伦能管到这种地步，即绞决罪犯，这名老鞑靼兵不仅不违拗，相反还催促尽快动手，要不，“巴盖狄尔”可就得发火了。由此，这群“绵羊”行军趣程，都变得乖乖的了，穿村走城，队列都挤得紧紧的，就怕“巴盖狄尔”有什么疑心会一下落到他们头上。尽管克密达用刑如此严酷，可鞑靼兵竟谁都没敢对他有恶念，起忌恨。武士确实很走运，因为依照他对这

批“下属”的体察，恰恰是怕他多少，爱他也就有多少的。

当然在同时，若有谁想亏待他们，潘·安德烈同样不容许。周遭地段，近期曾遭到赫米尔尼茨基和谢利米特叶夫的可怕的洗劫，因此要在收获期前找得给养很难，给马找牧场添料也难，何况，要什么总不及时，总不够；而在克利尼查，城镇百姓竟至拒绝给他们供应粮饷，潘·安德烈于是又快刀斩乱麻，立即下令用棍子狠揍了几人，对那个副都统，竟至用旋棒，将他揍个四脚朝天。

这使这队牧人兵感到欢欣鼓舞，听到挨揍的人呼痛叫苦，简直开心得了不得。他们互相道：

“嘿！咱们拜毕尼契硬是一只鹰！谁若要亏待他的绵羊，那他可是要他们够受的。”

如此一路下来，这路兵马不仅没变瘦，相反倒越来越强壮了。老乌仑吃得肚滚腰圆。他常常嗒吧着舌头，用惊喜的眼神，把青年英雄打量着。颠来倒去只是说：

“愿安拉恩典，能赐我一儿，我只求这样一个。这样，到我老时，在咱们乌鲁斯里，我就不会给饿死。”

克密达呢，常常用手拍拍他的肚皮，说道：

“老狗熊！你给听着，如若瑞典佬没把你剖个大开膛，我定会让你肚里填满所有食橱里的珍馐佳肴。”

“不过瑞典佬这会在哪儿呢？咱们捆人的绳索都给闲得烂掉，咱们的弓都发了霉，”乌仑回说道。对于打仗流血，他简直想得象害了思乡病似的。

他们进兵的那个地带，瑞典兵确然连一只脚儿都没到过，

不过前方地段，瑞典人倒是屯驻过警备兵马的，只是联军后来把他们撵走了。在这带，他们到处碰到或大群或小群的武装贵人，为了勤王，开奔四面八方。更有群体相当大的庄户人武装，他们不止一次恫吓他们，喝止他们前进。只是跟庄户人很难说得清：他们是国王的钦差，他们是他们的朋友，不是敌人，因此不该这么对付他们。

终于他们到达了萨姆斯特。见到萨姆斯特如此强大的城塞，这些鞑靼兵全都傻了眼。若是人们跟他们说，并不很久前，正是这个萨姆斯特，曾有效地阻击过赫米尔尼茨基的千军万马，他们究会作何想呢？

继承为城塞主人的潘·萨茅斯基，对这路兵马显得非常爱重，非常关顾，作为意向标志，就是特允他们由砖门入城，而另两个门则全是石门。进得城塞一看，克密达简直不敢指望在这进军途中，他是否还能见到别个与其相类的城塞。他眼见这敞阔的街衢，笔直的路道，纯是意大利风的，他还见到建筑华丽的学堂、神院，见到那堡塞、城垣，见到那巨炮，和那各类军需给养。这一切，看得克密达瞠目结舌，简直一时回不过魂来。潘·萨茅斯基乃是王国伟大贤相的嫡孙，其富贵尊荣，王国权贵中自很少有人能跟他相比的，因此，也很少有哪几处城塞能比得萨姆斯特。

鞑靼兵呢，当他们一眼见到城塞里的亚美尼亚居住区，竟迷醉得如痴如狂了。闻到那摩洛哥羊皮味，他们的鼻孔就贪婪地张开，这儿有很大的软羊皮革作坊，作坊是由来自卡法^①的移民实业家筹办的。此外，他们见到那干果、糕点，见到那东

方毛毯，见到那腰带、细工嵌镶的刀、剃、弓、土耳其灯，和其他各种名贵物品，谁都止不住眯起了笑眼。

而城寨主人，王家司觞官本人，使克密达尤其觉得够味。在自己的萨姆斯特境内，这位城主堪称是真正的至尊。按照他那样的年岁，该仍算是精力佳好的。他生得倜傥不群，只因早年酷爱女色，上了年岁，风流如故，以致体质略显虚弱，但欢悦之色未减。直到现在，他仍是独个儿，从没结过婚，尽管整个联邦王国的所有最显赫的豪门，对他都是敞开的，只是他说，在这些贵门贵第里，他找不着一个足够漂亮的佳偶，因此只得照旧独身。当然后来他找到了一名丽姝，一位法兰西小姐，小姐本已跟别人相好了，既然他对她倾心，她毫不犹豫地就把手伸给了他，她完全没有预见到，正是为她所贱视的前欢，本是在将来为她赢得王后殊荣的呢。

萨姆斯特的这位领主从不以敏智称著，但若只为自身打算，其才智倒还颇有余裕。他从不追逐显名高爵，但显名高爵却自个儿找上他的家门。每当至友们责难他太胸无大志，他就这么回说：

“责备我胸无大志，这说法不确，实情我比那些卑躬屈节的人们，更有一己的大志在。而何以我不欲出我府邸之门呢？实因为在我的萨姆斯特，不仅我是扬·萨茅斯基，而且更是梭宾潘·萨茅斯基②。”

他对梭宾潘·萨茅斯基这样的名讳，非常自欣自赏。虽然他曾受过极好的教育，而且整个青年时代是在国外的遨游中度过的，但他生活随便，他自称，他自己只算是个普通贵人，并

且强调他的地位很平常。兴许正是由此，人们才非难他，也兴许由此，人们才忽视了他的才智。不过，就整个看，他是一个可敬的人，比起别人，他够称得是联邦王国的一个比较好的儿孙。

因为他投合克密达的心意，因此克密达喜欢他，同时，他也爱克密达。他甚至邀请潘·安德烈进入他的寨堡私室，给他竭诚款待。对这类人物，他是极愿竭尽地主之谊的。

潘·安德烈从此就结识了寨堡里的许多著名人士。其中最著名的，便是伟大的雅里梅的遗孀，潘·萨茅斯基的亲妹加丽赛黛·维什涅维茨基王妃。在当年，伟大的雅里梅几乎称得是联邦王国的最最显赫的英杰，只是他的巨大资财已在哥萨克暴乱中损失殆尽，因此王妃现时只得寄居于萨姆斯特依靠哥哥扬过日子。

由于王妃的端淑、庄严，而且尤其由于她的德操，使她的哥哥，每见到她，都不由不对她深躬谨喏，拂帽敬礼。更有甚者，他怕她，简直就象怕火似的。以至事无巨细，做哥哥的从不敢逆拂她，而且无有哪桩要事，做兄弟的不听取她的忠言。无怪乎城塞里的百姓都这么说，说王妃管制一切，管制萨姆斯特，管制军队，管制财库，管制自己的兄长。只是王妃任什么都不贪图，因为她的整个心灵，萦回专注的只是哀念亡夫，和教育爱子。

儿子呢，最近正从维也纳宫廷返家，母子相依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少年王子，风华正茂。克密达极想从这位王子面部，窥见伟大的雅里梅的往昔英姿，可竟是枉然徒劳。少年王子的容颜极优美，有张大大的丰满的面庞，圆突的眼睛，带着羞怯神

色。两唇不怎么细致，但显得油润，极象那沉溺于酒筵之欢的人们。浓密的黑发，色赛鸦翎，披垂于两肩。他从父王身上承袭得的，似乎只有这鸦黑浓发和深色的肤泽^③。

潘·安德烈从那些和王子厮熟的人们口中得知，王子确有一副高尚的心灵，而且有非凡的理解力，卓越的记忆力，他差不多竟能流利地讲各种语言。或者只是举止迟钝，和天性嗜食，对于少年英俊的王子算得是两项美中不足吧。

事实，在跟王子作头一次晤叙时，潘·安德烈就确信，王子不止理解力强，对每样事他都有敏捷睿智的判断，而其天赋，对人们尤富有吸引力。经过头一次晤叙，克密达就爱上了他，而在这动情的爱里边，对王子的悯恤则又是其中的要因。他觉得，扶掖这位贤王遗孤，使他得有厚膺于王胄血系的辉煌前程，他应多多出力的。

在跟所谓“嗜食”的米海依尔·维什涅维茨基头一次共进中餐时刻，潘·安德烈就确信自己的设想是对头的。譬如，青年王子一上桌，似乎除了吃，简直就心无二用。他那双圆突的眼，只是滴溜溜跟着每只盘碟转，而且显得焦躁，当人们把餐碟交给他时，他便立时在餐碟里给自己拾掇进大量食物，跟着就大吃特吃起来，还咂嘴咂舌，那副馋相，只有饕餮贪食者才会有。王妃一见这副模样，她那副大理石雕般的脸上，一下就笼上了愁云，而在这愁云中，更多麇杂的则是悲戚。克密达感到沮丧，因此不由把眼转向所谓“自为己主”的梭宾潘，想探看他觉得如何。

可萨茅斯基眼睛既没看米海依尔王子，也没看客人。克密

达顺他的目光看去，发现原来在加丽赛黛王妃臂后，倒是别有异景，而这异景迄今他是不曾留意到的。

从那儿显现的，是个漂亮的小小的头，是个妙龄姑娘的头，这姑娘肤白如乳，红晕如玫瑰，美得象是贞女圣像。浅浅的流波发髻，披拂于她的额头。她的明快的双眸，直截了当在流眇于贴近萨茅斯基坐处的各位军官，而且连“自为己主”的梭宾潘亦不免于这流眇之间。最后，这明快的双眸落在了克密达身上。这样，就一下把他牢牢盯着了，这双眸充满了风情，而且卖弄地，似象定要把他的心探测出究竟似的。

不过克密达不是简单的人，他才不那么容易慌乱哩。他也立刻把眼睛回盯过去，然后捣捣身旁的萨姆斯特城防甲士中队校尉潘·绍尔斯基，悄声儿问道：

“那有尾巴的④小玩意是谁呀？”

“可敬的先生，”绍尔斯基回说道，可他却把回话的嗓门吊得老高，“如你不知道你在说谁，那就请你别用小觑的口气探问，她是谁？她是潘娜·安纽霞·葆淑包盖达。如果你还没去唯恭唯谨地拜谒她，那除非你愿以莽人自居，而且不怕遗憾终生。”

“先生，”克密达笑着回说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，咱们所说的‘小玩意’，通常是指一种鸟儿，一种非常漂亮的鸟儿，因此我这么称呼，在我全没小觑的意思。不过瞧你这副火爆样儿，你准是爱得蝎虎又蝎虎了。”

“可究竟谁不在爱？”性情暴躁的绍尔斯基嘀咕道：“就连潘·萨茅斯基都把眼盯得快要迸出了眼膛，瞧他坐在那儿，活象一只圆瞪两眼的猫头鹰。”

“我瞧着哩，瞧着哩！”

“你瞧着什么？跟你说，他，我，还有格拉波夫斯基，斯托伦格叶维奇，柯诺雅德伊基，龙骑兵的鲁拜茨基，勃叶琴加，她把咱们一个不留都栽了。就说你，如你留在这儿，也会一模一样。只消二十四个月，你就只得拉倒。”

“领主兄弟！跟我嘛，哪怕二十四个月，对我她都没法办。”

“那怎么会呢？”绍尔斯基忿忿地道：“敢情你是铁打铜浇？或者怎么的？”

“那倒不！事儿是这么的，如果一个人连口袋里的最后一个子儿都给偷掉，那么他对哪个贼都不再怕。”

“是这样的么？”绍尔斯基问道。

克密达一下变得悒郁起来，烦恼袭上了他的心间，对那亮黑的眸儿他也不介意了。虽然那眸儿越来越固执地把他盯着，似象在问：“青年武士，你是什么名儿？你从何方来的？”

可绍尔斯基只是嘀咕：

“去你的眸儿，去你的！她用这办法‘吊’住我，一直‘吊’住我的心。可直到这会，她对我这心，连介意都没介意到。”

克密达这时摆脱掉了自己的愁闷。于是道：

“不过，究竟哪个绞刑手坑害了你们，才没让你们哪个跟她成婚呢？”

“因为各扯各的皮，他妨碍他，他妨碍他。”

“不过这女娃儿好歹已到了比赛终结的关头，”克密达道：“不过看来还娇嫩，这只梨子，想必里边的核仁还是白的^⑤哩。”

“我凭我爱的主作证，人们都说她有二十五岁了。在暴民起

事前，她便已侍候了加丽赛黛王妃。”

“奇迹的奇迹，我还当她是二八佳人哩，最多算十八吧。”

这时，这魔鬼，亦即这女娃儿，显然已猜出，他们谈的准是她，于是故意眯合起眼睑，却把目光箭似的斜觑着克密达，似乎这目光一个劲在问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么标致？你是打哪儿来的？”而他呢，止不住也就开始捻起胡髭来了。

中餐进罢，萨茅斯基出于对克密达的敬重，把他当作迥非一般的宾客，更加优礼相待，热呼地拉着他的膀儿，跟他拉起呱儿来。

“潘·拜毕尼契，”他道：“你跟我讲过，说你的出籍是立陶宛，是么？”

“是这样，潘·萨茅斯基。”

“那么请跟我说说，跟波德毕平特族你相熟么？”

“若问相熟，我不能算熟。”克密达道：“波德毕平特都已不在人世了。至少是以‘扯下头巾’做门徽的那门波德毕平特都已死绝了。因为这门里的最后一位儿孙在伊巴里杰献了身。他该是咱们立陶宛的最伟大的武士。咱们有谁不知道龙金·波德毕平特呢？”

“他的事我也听说过。不过我问你还有这样的理由：我的妹妹有一名女婢，出籍于高门，她呢，正是捐躯于伊巴里杰的那位波德毕平特的未婚妻。姑娘是个孤女，没有父，没有母，我妹妹对她十分疼爱，同时自然她也就成了她的监护人，我自己由此也成了这姑娘的监护人。”

“这可是令人高兴的监护！”克密达插言道。

萨茅斯基笑了，眯起眼睛，咂起了舌头。

“小甜饼儿！她不是么？”可突然发现，他这话在暴露自己的隐衷，于是马上佯装起一副严肃劲儿。“喝，你这负心人！”他半调笑半正经地道：“你是空想让我吊到这只钩儿上，可我其实近乎是敬谢不敏的。”

至此，萨茅斯基显然已发现，作为捷才敏智，他根本不是客人的对手，于是他一下转了话题。

“因为那位波德毕平特，曾把座落你们那带的他的若干庄园，遗赠给了这姑娘，”他道：“这些庄园的名字我怎么都记不清，因为很奇特，什么巴尔图匹伊，什么西勒查亚尼，什么米谢基什基，总之，他的所有资财全遗赠给了她。我打哪儿记得清！总归，有五到六个庄园就是。”

“我知道它们都是毗连成片的庄园，不是分散单独的庄园。波德毕平特是个很富有的人，如果小姐得了他的资财，那她自己就该有自己的女嫔了。要寻丈夫，那就只该在元老里边挑。”

“这话是你讲的？那些去处你可熟悉？”

“我只知道吕波维契和谢勃太，因为那两处靠近我家田庄。那儿光是田界林都有十哩长，田垅和草地数目就更大。”

“这地带座落在何处呢？”

“在维特叶贝斯克省区。”

“喝，多么远！事儿值不得这么折腾，何况那带又是敌占区。”

“只消咱们把敌人打回老家，那些资财就该物归原主了。不过波德毕平特族资财分做许多处，在杰漠德，数字也很可观。

这我知道，因为在那带，我也有一处田庄。”

“我看得出，你的家财也断不是只有一袋稷草的。”

“可这会，我却是空空如也。不过确实我毋需别人什么。我自己满够。”

“还是请你给出主意，究竟如何让那姑娘立脚才是。”

克密达笑了。他道：

“确实我比别人更够资格发言。我看，最好帮她去请潘·撒平哈过问。只要他肯帮衬，凭他的维特叶贝斯克总督身分，和他那全立陶宛最显赫的人物声望，他是能帮上大忙的。只消他给法庭捎个公文去，就说波德毕平特遗愿如此，所有资财一律遗赠给潘娜·葆淑包盖达，那么所有波德毕平特的远亲故戚自无法取得这些资财的，不是么？”

“倒是的。不过这会哪有法庭，何况撒平哈脑里有旁的事儿要盘算，”萨茅斯基接着又道：“我看倒不妨就把小姐直接交给他，让她在他的监护之下，让她天天在他的眼前，就准能叫他快点儿把这事办妥。”

克密达吃惊地瞟着萨茅斯基，心想：

“他要把她从这儿送走，究竟是什么意图？”

可萨茅斯基又道：

“当然要姑娘在兵营里住，或者在维特叶贝斯克总督的篷帐里住，这难，不过她可跟他的女孩儿们住一道。”

克密达肚里于是又在寻思：

“不过总督是否仅仅只同意监护呢？当然，对这点我自难了解。”

萨茅斯基又道：

“困难的问题是：那带现时很乱，我究有何法能送她去？要送，得需几百名兵勇，而我又不能从萨姆斯特抽兵，因此我一直在物色某个恰当的人，能领她去。可现在好啦，有了你啦。你正要去撒平哈那儿，自然你可以把她带走。我有文书请你代达，只求你给我千金一诺，担保把她安全送到就成了。”

“领她去撒平哈那儿？由我？”克密达诧异地问道。

“难道这差事算不得乐味么？哪怕就是在路上，只为着恋爱。”

“喝，若说我恋爱，别一个早给我做了安排，哪怕这别一个最后让我水底捞月，我都不肯调哪个别样的娘儿哩。”

“她这么好，那就更趁我的心，我就更能把她信托给你了。”
一阵沉默。两人都没讲话。最后，都统又问：

“怎样？你愿不愿承担这事呢？”

“可我是跟鞑靼兵在一淘儿的。”

“人们都跟我说，说那些鞑靼兵怕你，都胜过怕火。得，怎么说？你愿不愿承担？”

“唔，我为何不愿？光只是为你阁下效劳，我都愿，不过，”

“不过什么？喝，你定是在想，这需得王妃应口。主怜见！她定然肯的。因为她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她正是不放心我。”说到这里，都统套着克密达的耳朵，嘀咕一阵，最后高声道：“为这事，她对我很恼火，我呢，只得把耳朵撇到一边，相应不理。因为跟娘儿们开战总不是事儿，你瞧！我宁愿在萨姆斯特城外跟瑞典佬开战。如今，我既愿把姑娘送走，这对王妃便是最好

的明证，证明我绝无坏心。诚然，她会大吃一惊的，但吃一惊也不妨。因此，我决定，一开头就直截了当跟她点题。”

他这么说着，就回转身，去了。克密达目送着他，嘴边却在嘀咕：

“潘·梭宾潘，你定是在耍什么圈套，虽然你的本意我还不明白，不过我一下就看出，你这是圈套。你呢，若说张网捕鸟，你只算得是个蹩脚的网手。”

萨茅斯基自以为得计，开心又开心。不过他自己明白，他的事只算成功一半，而留下的另外一半，实际对他是难办的，甚至一想到这难办，绝望感甚或可算是恐怖感，一下就攫住了他。因为事儿必得加丽赛黛王妃同意方成。而只要想到王妃的威严和她的洞察一切的敏智，自称“自为己主”的潘·梭宾潘就打心底里胆寒。但事儿既然着了手，他就想尽快成功。这样，于翌晨，在他作完弥撒，又用完早膳，再检阅罢雇佣德人步兵操练后，他便来到了王妃的宫室。

王妃正忙着给神院的教士绣一件法袍。呆在王妃身后的是安纽霞。一绞丝线缆圈在两只椅把儿上，另一绞玫瑰色丝线缆圈在姑娘的脖儿上，因为要把缆圈在椅把上的那绞丝线绕在线板上，姑娘一边手飞快地在绕，一边团团地就围着椅子在奔。

一见这姑娘，萨茅斯基的眼就亮了起来。可很快又佯装做一本正经神态，向王妃致候，然后好象很不情愿似的开口道：

“领带鞑靼兵来咱们这儿的那位潘·拜毕尼契，倒是个立陶宛人，是个很有身份的人物，一个很有教养的家伙。一眼就看出，他是个天生的武士。你注意到没有？”

“你不是把他引荐给我过，”王妃不怎么当回事地回答道，“这人是有点诚实的脸相。”

“潘娜·葆淑包盖达那份遗赠的资财，我倒是跟他打听一下。据他说，那份资财竟差不多大得跟利得昔维尔家相仿哩。”

“主恩典了安纽霞，这样，伶仃孤女的日子就松快了，她的晚景也好了。”王妃道。

“但这中间有凶险，只怕波德毕平特家的远亲故戚来分这份资财。据拜毕尼契说，只要撒平哈愿意，他是完全能帮上忙的。他是个诚实君子，又向来跟咱们友好，我如有亲生闺女，哪怕寄交给他我都肯。安纽霞的事儿，其实只消他捎份公文知照一下法庭，承揽下他是她监护人身份，那便诸事俱谐。只是拜毕尼契讲，此事必得潘娜·安纽霞本人亲去方成。”

“去哪儿？去撒平哈那儿？”

“或者不如说，去他的女孩儿那儿。只要到了那儿，前述的布署就立即实现。”

都统认定，此时此刻强调那“前述的布署”，恰好就能使王妃将伪币当做真钱。她想了一阵，问道：

“可瑞典人如今在封道占路，她又怎能去得呢？”

“我得到消息，说瑞典佬已撤出了芦布林。整个维斯杜拉河这岸目前畅通无阻。”

“又由谁领带安纽霞去潘·撒平哈那儿呢？”

“可以设想，就由那个拜毕尼契。”

“跟鞑靼人一阵？领主兄弟，你该害怕主怒，那些人可都是蛮民暴众。”